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7 September 201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12年9月27日厄立特里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厄立特里亚对2012年7月13日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察组的报告(见S/2012/545)的回复(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阿拉亚·德斯塔(签名)



2012年9月27日厄立特里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厄立特里亚对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察组报告的回复

厄立特里亚曾在2012年7月13日举行的非正式磋商期间，针对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察组向安全理事会委员会成员提出的报告(S/2012/545)阐明其初步意见。在此特别时刻，厄立特里亚要正式地对报告的内容深表关切，报告所载资料显然超出了监察组的授权范围，继续错误地指控厄立特里亚政府实施违法行为，但这些指控没有得到确凿证据的证实。

首先，厄立特里亚对决定在6月26日印发该报告时不把报告副本发给厄立特里亚表示失望。作为被指控方，厄立特里亚拥有对监察组的指控作出回应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为行使这项权利，厄立特里亚本应得到据说证明其过失的相关文件。然而，监察组的历次报告几乎从来都在安全理事会审议报告前透露给媒体，其中也包括这次报告。这个规律势必是为了阻挠厄立特里亚了解对它的指控。这种做法违反了“权利平等”的基本法律原则。

除了该问题的法律层面外，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报告的内容真的是严格、专业和可核查调查的结果，那么为什么要施加不必要的压力，剥夺厄立特里亚获得报告的权利呢？采用这种办法想必是为了掩盖真相，但笼罩该报告的过度保密气氛无法用迫切需要“保密”来解释。真正的原因在于：各项指控都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没有以确凿的证据为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厄立特里亚对这种站不住脚的办法表示遗憾，恳请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补救措施。

就报告实质而言，最新报告中提出的许多问题都不是新问题，而不过是重复前几次报告所渲染的射影攻击而已。其中提到2%的复苏税、采矿收入、厄立特里亚“继续参与窝藏、训练和资助邻国、特别是埃塞俄比亚境内武装反对派团体”，以及吉布提战俘问题。

厄立特里亚的前几次来文对这些指控进行了充分驳斥，谨此重申各个要点：

(1) 2%的复苏和复兴税是根据1994年通过的国民议会法案征收的。人们不禁要问，监察组在完全知道正确名称是“2%复苏和复兴税”的情况下，为何坚持错误地称之为“侨民税”，并在这份报告中称之为“域外税”。无论如何都必须承认，这个税种是在目前毫无理由地人为渲染这个问题，将之与所谓“厄立特里亚政府破坏区域稳定行为”挂钩之前征收的。该税种收入不多，而且正如其正确名称所示，其用途是在国内开展各个发展项目，因为这个国家在国内解放战争期间流了三十年的血。2%复苏和复兴税的用途与非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当前倡议与世界银行、欧洲联盟委员会、非洲开发银行和国际移民组织合作成立非洲侨汇研究所的基本目标有相似之处，并与之相一致。今

年 5 月 25 日在南非举行的散居海外非洲人全球峰会的《最后宣言》在其行动纲领中强调，必须“鼓励散居地和非洲的民间社会支持和拥护非洲发展，并为此调集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对厄立特里亚侨民参与厄立特里亚复兴与发展的行为另眼相待。在过去 13 年埃塞俄比亚占领厄立特里亚主权领土和主要由美国政府采取敌对行动期间，厄立特里亚的发展负担确实没有减轻。这些税种从未在境外强制摊派，也没有像监察组报告谎称的那样通过“对有关个人或其厄立特里亚境内亲属进行威胁、骚扰和恐吓”征收。的确，推定通过“牵制性措施”征税的证据均来自对“42 名住在国外的厄立特里亚人”的约谈。但这是具有代表性的抽样吗？接受约谈的人是谁？监察组如何能够断定这是证词不是出于政治目的散布的谎言？对未支付欠税者不给予服务的做法怎么能被视为骚扰和恐吓？

还必须指出，诋毁厄立特里亚的人特别是美国和埃塞俄比亚的某些官员总是热衷于寻找各种办法和手段，阻挠向每个家庭寄送汇款和缴纳复苏税。事实上，早在 2000 年 5 月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第三次进攻期间，美国一些高级官员（以现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为首）就在酝酿采取此类纯粹的单边措施。在这方面，请看简·伯莱兹在 2000 年 5 月 22 日《纽约时报》中的报道：“……随着埃塞俄比亚人加紧进攻，轰炸了红海厄立特里亚港口附近的目标，外交官们纷纷说，他们仍在与双方对话。但他们也在考虑实行更严厉的制裁，如限制厄立特里亚人从美国境内的朋友和亲属那里收取侨汇的能力”。因此，这个主题一直没有改变；

(2) “监察组”计算了推定厄立特里亚政府 2011 年可能从碧沙采矿厂获得的新收入，并匆忙建议采取各种侵略性措施，表面上是要确保“这些收入的开销不违反安全理事会决议”。“监察组”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厄立特里亚政府过去曾将采矿收入转用于“破坏区域稳定的行为”。它甚至不屑于了解投资资本支出的供资渠道。当然，纯粹推测和无端推定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标准，用来实行有损一国预算主权的金融限制。为什么单挑出采矿部门呢？难道这些不合理的侵略性措施要悄悄适用于未来厄立特里亚经济的其他部门？除非一开始就受到遏制，否则这条危险的道路终将以抵押国家对预算和财务事项的神圣裁定权告终。这是不合情理也是不可接受的。

(3) “监察组”终于承认，“在本次任务期间，没有证据支持关于厄立特里亚直接向青年党提供支助的指控”。虽然做出了这种承认，但显然很不情愿，附带不必要的说明、遗漏和“辩解”。不过，这仍是一个关键信息。必须回顾的是，2009 年 12 月对厄立特里亚实行第 1907(2009)号决议的主要原因，是假定厄立特里亚支持这个特定团体。去年 11 月和 12 月，有人在第 2023(2011)号决议实行仅几周前，故意宣传虚假指控，称厄立特里亚“经拜多阿镇向青年党运送了 3 架飞机的军火”。实际上，“监察组”没有任何理由

指责厄立特里亚。厄立特里亚与苏丹、南苏丹、乌干达和肯尼亚享有睦邻关系，并继续致力于在睦邻和相互尊重的公认准则基础上，改善与该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关系。厄立特里亚目前正通过双方认可的程序解决它与吉布提之间的争端。“监察组”上一次报告称，“厄立特里亚是索马里境内可有可无的行为方，对事态发展很少乃至根本没有发挥任何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破坏区域稳定”的指责如何站得住脚？“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察组”为何一再移动标杆，又来强调埃塞俄比亚的作用？监察组还暗示“厄立特里亚与索马里境内的军火商和协助者保持关系，他们据说向青年党提供了服务和支助”。这十分荒唐，因为它显然与监察组自己先前作出的承认自相矛盾。这也使“监察组”进一步认识到，它提出的理由站不住脚；

(4) 如上几次来文所述，厄立特里亚随时准备在卡塔尔调解进程框架内秉承善意，与吉布提讨论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

监察组的报告载有新的内容，需要加以述及。

(5) 监察组错误地指责厄立特里亚“通过经苏丹向西奈半岛走私武器和弹药用于商业销售，违反了军火禁运”。该报告肆意侮辱 Teklay Kifle 将军，指控他“每年收纳至少 360 万美元收益”。2012 年 7 月 17 日出版的日报《卫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援引了以色列一名高级外交官的话，他断然拒绝“厄立特里亚军火进入西奈半岛”的指控。他接着说，“我 17 年前曾担任驻埃塞俄比亚的大使。我在该地区获悉的一个情况是，说谎是获得更大机会的合理手段”。监察组的报告不仅试图离间友好国家，而且还企图不公平地惩罚厄立特里亚，错误地将它与几个武装团体以及某些与安理会成员不和的国家挂钩，这一点在监察组 2011 年的报告中十分明显。监察组归咎于 Teklay 将军的武器走私问题还与“更有利可图的贩运人口活动”纠缠在一起。正如厄立特里亚在去年的回复中所详细说明的那样，厄立特里亚是敌人为削弱该国人力资源而故意实施的有组织犯罪和定向贩运人口行为的受害者。厄立特里亚政府对这类重罪持零容忍态度。令人好奇的是，政府的这一立场在泄密的美国驻阿斯马拉大使馆 2008 年 12 月 4 日“机密”电报(08ASMRA575)(维基解密)中得到说明。有些罪犯和逍遥法外的逃犯参与了这一行为，厄立特里亚政府正在认真努力铲除这种影响本国人民的犯罪，不能脱离全球环境孤立地看待这个波及几乎所有国家的现象，对此需要采取全球对策。不过，监察组在这方面显然不够足智多谋，它试图指责厄立特里亚政府违反军火禁运，同时又声称厄立特里亚也是贩运人口的从犯。

(6) “监察组”暴露了自己的阴谋，试图将厄立特里亚与 2012 年 1 月 17 日游客在埃塞俄比亚被害一事联系起来(尽管是间接联系)。这种做法罔顾其先前的断言：即“监察组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证明厄立特里亚政府对计划和实施杀害 Erta' Ale 的行动负有直接责任”。但监察组后来推断，由于“厄立特里

亚继续接待、训练和支持阿法尔革命民主联合阵线(阿法尔联阵)，一些最近参加阿法尔联阵的受训人员可能卷入了这个事件”。难以理解“监察组”如何能从这些毫无价值的间接和推测考虑中推断厄立特里亚负有间接责任。关键问题是：这个问题是因缺乏专业能力和标准甚低而产生的呢，还是暴露了险恶的政治动机？

厄立特里亚认为，监察组发明厄立特里亚与 Erta' Ale 惨痛事件之间这种“远程”联系的主要原因是，它得到指示而必须通过合理解释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的挑衅侵略行为，为埃塞俄比亚最近破坏区域稳定的行为开脱。的确，监察组报告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完全忽略了多次公布的提法，即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了攻击。由于监察组针对“厄立特里亚破坏索马里稳定的作用”所提出的毫无根据但十分重要的理由纯属子虚乌有，根本不成立，因此它改变了伎俩，以埃塞俄比亚为重点编造新的指控。这种说法的问题是，埃塞俄比亚的做法和公开说明的议程都众所周知。埃塞俄比亚正在武装和支持厄立特里亚武装团体；它奉行政权更迭政策；并公然违反国际法，继续占领厄立特里亚的神圣领土。埃塞俄比亚精心制订的厄立特里亚政权更迭政策已被维基解密从 2007 年 10 月 30 日美国驻亚的斯亚贝巴大使馆的秘密电报 (07ADDISABABA3198) 中公布与众。

(7) 监察组说，军火禁运严重“影响了厄立特里亚空军的作战准备”。一方面，这是不符合它提出的关于厄立特里亚通过有组织走私违反武器禁运的指控，但更重要的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何以及由谁提供了这个信息。对厄立特里亚空军进行评估和把对厄立特里亚空军的航空摄影分析纳入监察组的报告，是否属于监察组的职权范围？对厄立特里亚的军事能力以及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的位置提出分析报告不属于监察组的授权范围。报告这些敏感信息的行为就相当于为本区域内外其他国家充当情报机构，尤其是，人们还记得，在最初提出的关于厄立特里亚破坏索马里稳定的指控中根本没有牵涉空军。在厄立特里亚神圣领土仍被敌对的埃塞俄比亚占领，而且埃塞俄比亚仍在酝酿实施新的侵略行为的情况下，监察组难道不知道厄立特里亚根据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享有合法自卫权？

厄立特里亚过去曾在不同的场合并通过几次来文，对监察组的工作方法、尤其是它以站不住脚的理由依赖那些对厄立特里亚人民和政府怀有恶意的颠覆性团伙和其他敌人的做法表示强烈保留。如上所述，最新报告不过是加强了我们的坚定信念，确认这个监察组不具有中立性，品格欠佳，也不具备专业精神。

厄立特里亚依然重视与安全理事会保持建设性接触，并愿同以前一样再次邀请安全理事会制裁委员会访问厄立特里亚，与政府进行广泛的讨论。

厄立特里亚还重申其一贯要求，呼吁安全理事会解除对该国实行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的制裁，因为：

- (1) 对厄立特里亚支持青年党的最初主要指控现已证明无中生有；
- (2) 厄立特里亚继续承诺接受卡塔尔国的调解，以克服它与吉布提共和国的分歧；
- (3) 过去一年发生的事件清楚表明，事实上，正是埃塞俄比亚积极参与了破坏厄立特里亚稳定的活动，而且还违反《联合国宪章》继续占领厄立特里亚的神圣领土；
- (4) 厄立特里亚将对区域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积极贡献。

厄立特里亚真诚希望安全理事会本着促进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利益，尽早认真审议这个问题。
